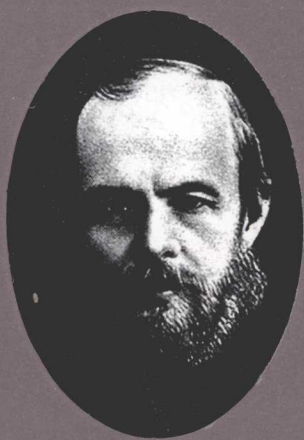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Dostoevsky
Signature

白痴_[上]

张捷 郭奇格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白痴^[上]

陈 乐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张 捷 郭奇格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白痴 / 陈桑主编.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434-7438-3

I. 陀… II. 陈… III.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 — 全集②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6386 号

书 名 白痴

责任编辑 刘克琦

特约责编 王曦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 www.hbep.com](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

字 数 633 千字

印 数 1—3 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7438-3

定 价 48.6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

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311-88643565, 88643543

主要人物和常见人物表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因患有神经性疾病，被人称为“白痴”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巴拉什科娃——一个美貌少妇（未成年时为托茨基收养，后来一度与之同居）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一个玩弄女性的地主

帕尔芬·谢苗诺维奇·罗戈任——富商之子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将军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之妻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之长女

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之次女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之幼女

III. 公爵——阿杰莱达的未婚夫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沃尔金——退役将军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伊沃尔金娜——伊沃尔金将军之妻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加尼亚、加尼卡、加涅奇卡）——伊沃尔金将军之长子

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伊沃尔金娜（瓦里娅、瓦里卡）——伊沃尔金将军之女，加夫里拉之妹，后嫁给普季岑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科利亚）——伊沃尔金将军之幼子

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高利贷者，后娶瓦尔瓦拉为妻
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列别杰夫——小官吏

薇拉·列别杰娃——列别杰夫之女

玛尔法·鲍里索芙娜·捷连季耶娃——捷连季耶夫大尉的遗孀，

伊沃尔金将军的情妇

伊波利特·捷连季耶夫——捷连季耶夫大尉之子，肺病患者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年轻公爵，宫廷侍从武

官

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一个自称是养育过梅什金公爵的地

主帕夫利谢夫之子的年轻人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8)	第五章 (66)	第六章 (89)
第七章 (102)	第八章 (119)	第九章 (138)
第十章 (152)	第十一章 (162)	第十二章 (173)
第十三章 (186)	第十四章 (200)	
第十五章 (215)	第十六章 (228)	

第二部

第一章 (245)	第二章 (259)	第三章 (279)
第四章 (298)	第五章 (307)	第六章 (324)
第七章 (343)	第八章 (357)	第九章 (380)
第十章 (396)	第十一章 (414)	第十二章 (433)

第一部

第 一 章

11月底的某一天，天气回暖，早晨九点左右，彼得堡——华沙铁路上的一列客车正以全速驶近彼得堡。空气潮湿，大雾弥漫，好不容易才微露晨光。从车窗向外眺望，铁路左右两侧十步以外，什么也看不清。旅客中也有一些人是从国外归来的；但是比较拥挤的还是三等车厢，这里都是些短途旅客，小商小贩，或出门办事的。他们照例都面带倦容，由于一夜未曾合眼，眼皮都沉得抬不起来了，大家都冻得够呛，面色灰黄，颜色跟浓雾一样。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从黎明时分起，就有两位旅客面对面地紧靠车窗坐着，——两人都很年轻，几乎都是轻装，穿着也都不讲究，相貌却有引人注目之处。此外，两人都有彼此交谈的愿望。假如他们两人彼此知道对方特别在此时此刻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对机缘如此奇怪地让他们俩在彼得堡——华沙铁路三等车厢里彼此面对面坐着而感到惊讶。他们当中有一位身材不高，约莫二十七岁，头发卷曲，近乎黑色，长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但是却炯炯有神。他的鼻子宽阔而扁平，颧骨高耸，两片薄薄的嘴唇不时露出一丝傲慢、嘲弄、甚至含有恶意的微笑；然而他额头很高，轮廓端正，这

就弥补了脸的下部显得比较粗俗的缺点。在这张脸上，特别惹人注目的是那死人般的惨白，尽管年轻人的体魄相当健壮，可是这面色却使得他的整个容貌显得十分憔悴。与此同时，他还流露出一种近乎痛苦的激情，这同他那狂妄而粗鲁的冷笑，同他那尖利而又自负的眼神很不协调。他穿得很暖和，穿的是一件肥大的、挂着黑色呢面的羊羔皮大氅，因而夜里没有挨冻。相形之下，坐在他对面的那位旅客，对于俄国潮湿的 11 月之夜显然缺乏准备，冻得浑身发抖，饱尝了它的滋味。他身披一件相当肥大而厚实的斗篷，斗篷上带着一顶大风帽，这酷似在那遥远的异国，在瑞士，或者，譬如说在意大利北部，旅客们冬季常穿的那种斗篷。当然喽，这些旅客并不打算长途跋涉，走从埃德库宁^①到彼得堡这样漫长的路程。可是适用于意大利并且令人十分满意的穿着，到了俄国就不完全适宜了。这件带风帽的斗篷的主人是一位年轻人，约有二十六七岁，中等偏高的身材，有一头浓密的淡黄色头发，双颊凹陷，稀稀落落的山羊胡子，几乎全白了。他的一双蓝眼睛很大，时常凝视不动，流露出一种文静而又沉重的神色，充满着奇怪的表情，使人一看就会猜出他患有癫痫症。不过，这个年轻人的脸倒是讨人喜欢的，清瘦而又秀气，但是没有血色，而这时更是冻得发青了。他手里抱着一个用退色的旧绸子裹着的小包袱，看来，这就是他的全部行装了。他脚蹬一双厚底皮鞋，蒙着鞋罩，全然不像俄国人的装束。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穿着呢面大氅、长着一头黑发的年轻人，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多半由于闲得无聊，终于像看见他人遭难反而感到高兴的人那样，带着很不客气的讪笑，无礼而又漫不经心地问道：

① 普鲁士的一个火车站，在当时的普俄边境上。

“冷吗?”

问罢，耸了耸肩。

“冷极了，”坐在对面的人非常爽快地回答道，“您瞧，这还算比较暖和的天气哩。要是赶上大冷天，又会怎样呢？我真没料到，咱们这儿竟会这么冷，都不习惯了。”

“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吧?”

“是的，从瑞士来。”

“嘘！怪不得！……”

那个黑头发的人吹了声口哨，大笑起来。

两人攀谈起来。那位身披瑞士斗篷、头发淡黄的年轻人在回答那个皮肤黝黑的人^①的种种询问时显得异常爽快，对有些提得十分随便、不得体和无聊的问题丝毫不计较。他在回答时顺便提到，他离开俄国确实很久了，已四年有余。他到国外去是为了治病，治一种奇怪的神经性疾病，类似癫痫症的舞蹈病^②，发病时浑身颤抖，抽搐。那个黑汉子在听他讲述时，冷笑了好几次；后来他问：“那么治好了没有呢？”当淡黄头发的人回答“没有，没治好”时，黑汉子更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嘿！大概白花了不少钱吧，可咱们俄国人偏信他们那一套。”黑汉子挖苦道。

“千真万确！”坐在旁边的一位先生插嘴说，他衣着寒碜，像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官吏，四十来岁，体格健壮，红鼻子，满脸粉刺。“千真万确，俄国人的钱财全让那些外国人白白弄走了！”

① 原文如此。上文说的是黑头发的人。

② 一种神经性疾病，发作时面部和全身抽搐。

“噢，就我的情况而言，您可就说错了，”从瑞士求医归来的人以平静而又和解的口吻接过话茬说道，“当然，我无意争辩，因为我不了解全部情况，不过，给我治病的大夫却拿出他仅有的一点钱给我做回国的路费，而且在那里，几乎有两年的时间我完全是靠他养活的。”

“怎么，难道没有人接济您？”黑汉子问道。

“是的，我在那里治病的费用本来是帕夫利谢夫先生供给的，可是他在两年前死了；后来，我写信给这里的叶潘钦将军夫人，她是我的一门远亲，可是没有接到回信。因此我就这样回来了。”

“那您来了，准备上哪儿去呢？”

“您是说我将在哪里落脚吗？……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是这样的……”

“还没有拿定主意？”

那两个听他讲话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全部家当大概都在这个包袱里了吧？”黑汉子问道。

“我敢打赌，准是这样，”那位红鼻子小官吏带着异常得意的神气接茬道，“而且行李车上也没有您托运的其他东西。不过，贫穷并非罪过，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说明。”

原来事情就是这样，淡黄头发的年轻人立刻急急忙忙地承认了这一点。

“您的这个包袱毕竟还是有点意义的，”小官吏继续说道，这时他们已经笑够了（有意思的是，最后就连包袱的主人瞧着他们也笑了起来，这就使他们更加开心了），“虽然可以打赌，里面没有一包外国金币，既不会有拿破仑金币^①，也不会有腓

^① 法国金币，价值二十法郎。

特烈金币^①，甚至连荷兰式金币^②也不会有，只要瞧瞧您这双外国皮鞋上的鞋罩，就足以断定，不过……要是您的包袱添上一个像叶潘钦将军夫人那样的亲戚，那么这包袱的意义就有点不一样了；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叶潘钦将军夫人果真与您沾亲带故，而且您并没有因心不在焉而弄错的话……人往往有这样的毛病，或者哪怕是……由于想象力过于丰富，常常会弄错。”

“噢，您又猜对了，”头发淡黄的年轻人接茬说，“我的确差一点弄错了，也就是说，她几乎不是我的亲戚；他们没有给我回信，老实说，当时我甚至一点也不惊奇。我早就料到了。”

“您为那封信预付的保险费^③算是白花了。嗯……至少，您这人还算老实和坦诚，这是值得称道的！嗯……至于叶潘钦将军嘛，我们倒是认识的，因为他是社会名流。给您提供在瑞士的生活费的那位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如果就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话，那么我们也认识。姓帕夫利谢夫的有两位，他们是堂兄弟。另一位至今还住在克里木。至于那位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倒是一位令人敬重的人，他交游广阔，当年曾拥有四千名农奴……”

“完全正确，他就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年轻人答完话，把这位无所不知的先生仔仔细细地而又好奇地端详了一番。

在某个社会阶层里，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无所不知的先生，

① 普鲁士金币，价值十五银马克。

② 指俄国的一种金币，因外形像荷兰金币而得名，价值三卢布。

③ 旧时欧洲在寄信或寄邮件时需预付保险费，这相当于现在的挂号费或保价费。

这类人甚至相当常见。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绞尽脑汁，刨根问底，把聪明才智一股脑儿地都用在在这上头。当然，当代的思想家会说，这是由于他们缺少更为重要的生活情趣和观点的缘故。其实，所谓“什么都知道”，指的仅仅是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某人在哪里供职，跟谁相识，他有多少财产，在哪里当过省长，娶谁为妻，拿到多少陪嫁，他的堂兄弟或表兄弟是谁，谁又是谁的远房亲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什么都知道的人大都衣着寒酸，每月拿十七卢布的薪水。而那些全部底细被他打听得一清二楚的人，当然猜不透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何在。不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以拥有这些相当于整整一门学问的知识而深感欣慰，这使他们提高了自尊心，甚至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满足。而这门学问也确实令人神往。我遇到过一些学者、文学家、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在这门学问中孜孜以求，并且得到了最大的愉悦和达到了最高的目标，甚至全凭这一点而飞黄腾达。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那个黑汉子哈欠连连，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极不耐烦地盼望快些结束这次旅行。他好像心不在焉，可以说非常心不在焉，几乎是惊恐不安，甚至变得有点古怪：有时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发笑，可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也说不清他在笑什么。

“请问贵姓……”满脸粉刺的先生突然问那位手拿包袱、头发淡黄的年轻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对方立刻十分爽快地答道。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小官吏若有所思地答道，“我说的不是这姓氏，这姓

氏历史上有过，在卡拉姆津的《历史》^①里可以找到，也应该找得到，我是说具体的人，而且好像哪儿都找不到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甚至连一点音信也没有。”

“噢，那还用说！”公爵立刻答道，“除了我，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如今根本没有了，依我看，我是最后一个。至于说我的父辈和祖辈，他们过去都是独院小地主^②。不过，家父当过陆军少尉，是士官生出身。可是我不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也成了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也可以说，她是本族中最后一个女人吧……”

“嘿嘿嘿！本族中最后一个女人！嘿嘿！您真会说话！”小官吏嘻嘻地笑起来。

那个黑汉子也跟着微微一笑。头发淡黄的年轻人对于自己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粗俗的双关语^③，不禁感到有点儿吃惊。

“要知道，我说这话是完全无意的。”他终于吃惊地解释道。

“当然，当然，先生。”小官吏愉快地点头称是。

“公爵，您在国外跟教授学过不少科目吧？”那个黑汉子突然问道。

“是的……学过……”

“可我从来没有学过任何东西。”

①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他在其所著的《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中确实提到过梅什金家族。

② 多为俄国农奴制时代戍边的下级军官的后裔，土地不多，通常蓄有少量农奴。

③ 俄语“本族中”（“в своём роде”）也有“就某一点来说”的意思，而“最后的”（“последняя”）也可理解为“最坏的”，所以此处才有“粗俗的双关语”之说。

“我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胡乱学了一点儿罢了。”公爵几乎抱歉似的补充道，“因为我有病，他们认为不可能对我进行系统的教育。”

“您认识罗戈任一家吗？”那个黑汉子迅速问道。

“不，不认识，完全不认识。在俄国，我认识的人很少。莫非您就是罗戈任先生吗？”

“正是，鄙人就是罗戈任，名叫帕尔芬。”

“帕尔芬？您说的那个罗戈任家，是否就是……”小官吏神气十足地开口道。

“是的，就是那家，就是那家。”那个黑汉子无礼而又不耐烦地迅速打断了他的话。可是他压根儿就没有理睬过那个满脸粉刺的小官吏，一开始就只是对公爵一个人说话。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小官吏惊呆了，两只眼珠都差点儿瞪了出来，他的整个面孔立刻露出一种虔诚的、谄媚的、甚至诚惶诚恐的表情。“阁下就是那位世袭荣誉公民^① 谢苗·帕尔芬诺维奇·罗戈任的少爷吗？他不是在一个半月以前去世，留下二百五十万资产吗？”

“你是从哪儿打听到他留下二百五十万净资产的？”黑汉子打断他的话道，就连这一次他对小官吏也不屑一顾。“您瞧！（他向公爵使了个眼色，指了指小官吏。）他们马上就献起殷勤来了，能捞到什么好处呢？一点儿不错，家父是死了，一个月后我才从普斯科夫赶回家奔丧，差点儿连脚上穿的靴子都没有。无论是我那混账哥哥，还是我那老娘，既不给我寄钱，也不通知我一声！简直把我当成了一条狗！我在普斯科夫发高

① 这是帝俄时期因功授予商人和其他非贵族出身的人的一种荣誉称号，可以世袭。

烧，整整躺了一个月！……”

“可您现在一下子就能拿到一百多万，这还是往少里说，噢，我的上帝！”小官吏举起双手一拍。

“这关他什么事，笑话！”罗戈任愤怒而又恶狠狠地用头指了指他，“你就是在我面前拿大顶，我也不会给你一个戈比。”

“一定，我一定拿大顶。”

“瞧着吧，你就是在我面前跳整整一星期的舞^①，我也不给，就是不给！”

“不给就不给！我要的就是这样；不给就不给吧！可这舞我是要跳的。就是撇下老婆孩子，我也要在你面前跳舞。巴结你，讨你喜欢！”

“去你的吧！”黑汉子啐了一口唾沫，“五个星期以前，我也跟您一样，”他对公爵说，“拎着一个小白包袱，离开父亲，逃到普斯科夫去找我姑妈；我在那儿得了热病，躺倒了。就是在我不在家的时候，老爷子去世了。他是中风死的。愿死者千古！想当初，他差点儿没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真是这样！当时我要是不逃走，他准会把我活活打死。”

“您准是有什么事惹他生气了吧？”公爵问，带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好奇心仔细打量着这位穿皮大氅的百万富翁。虽说百万家私和继承遗产本身确有值得注意之处，不过，使公爵感到惊奇和发生兴趣的还有别的缘由。再说，罗戈任不知怎么也特别乐意跟公爵交谈，虽说他要找人交谈，多半是不由自主的，而不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多半是由于精神恍惚，而不是由于为人厚道；由于心烦意乱，惴惴不安，他总想瞧着什么人，随便说点儿什么。仿佛他至今还害着热病，至少还在打摆子。至于

① 俄国成语，意为“谄媚，讨别人的欢心”。